

# 望岳親山—— 登山百年的 歷史圖像

瘟疫蔓延時，  
我們閱讀山的蹤跡

During the Pandemic,  
We Read Mountains

## Approaching Mountains: Historical Images of Taiwan's Centennial Mountaineering

Text & Image by

林玫君 (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務長)

擁有壯麗山巒的臺灣，被西方人稱為美麗之島「福爾摩沙」。自日治以來，因著殖民政府的強勢和企圖心，先是透過勘察、測量、踏查、研究，甚至是武裝偵察的各種旗幟，堂而皇之進入臺灣山岳，短短數年快速地突破清國的化外之地，殖民者由「地」攻入、從「人」下手，以優勢武力收服桀驁不馴的原住民，掀開了過去清朝認為神秘、危險且不精確的山岳印象，也一改過去望山或敬山之心態，來展現殖民者的威權與意志。當然，深邃的臺灣山岳風情也因此得以展現在世人面前，使更多人認識臺灣山岳之美。



- 1 1960年代的獅頭山遊覽圖，清楚地指出登山的路程風景和時間，但這僅限郊山，高山可是限制的十分嚴格。
- 2 玉山和阿里山的「案內」封面。
- 3 1939年，「國立公園協會」出版的刊物，專門介紹臺灣國家公園指定紀念事宜。

### 日治時期學術探險家所建構的「登山學」

在軍事鎮壓和監控行動之下，學術探險下的登山活動，具有挑戰的性格和精神，瀰漫於臺灣，亦激發起另股登山熱潮。許多懷抱遠大理想的學術探險家，例如森丑之助、鹿野忠雄等人，以「踏查」為主，投入濃煙瘴霧的山區，進行實證性研究，他們詳實完成有關地理、森林、動植物、氣象、人類學等紀錄，這些科學而且全面的調查方式，為臺灣建構出現今看來仍然十分鞏固的「登山學」。

1905年的趣味登山及以1918年臺灣新聞社舉辦登山活動，在大眾媒體和眾多登山文本的簇擁和推波助瀾之下，讓民眾對於沿路景觀、攀登山岳應有的瞭解、登山行李的準備、食物的攜帶、所需費用等，有了初步的認識。這意味著原本蠻荒的山岳，不再令人恐懼，山岳逐漸成為日本和臺灣新的地景和消費場域，更引發社會大眾的好奇心與登山熱。

### 登山 = 好青年

同時，為因應「風土馴化」產生人種退化論的壓力下，殖民者透過科學數據來顯現登山活動能增進健康的好處後，以保健或鍛鍊體格為主軸的論述亦逐步發酵，社會大眾和學校教育單位開始正視登山帶來的效益：一方面推動「海拔利用」觀念，鼓勵民眾從事高海拔活動，同時也積極成立登山部門，透過組織化的方式，安排學生參與低山和高山的登山活動。臺灣教育界對於青年學子登山活動塑造的健康、勇敢、進取的形象，產生很大回響；加上報章雜誌對頭戴斗笠、手持金鋼杖、身穿制服（或著裙子）的學生登山（尤其是女學生）產生莫大的興趣，經常有各種報導，一時之間，蔚為風潮，登山成為「好青年」的象徵。

日治時期最具規模的「臺灣山岳會」於 1926 年成立，鼓勵民眾攀登山岳（也著力於處女峰的首登行動），並帶入歐洲阿爾卑斯式的登山技術，更透過出版登山刊物、舉辦講習會、座談會、山岳展覽，或廣播等多種傳播方式，倡導登山理念，使登山活動能多方面觸及到民眾的生活裡，臺灣人的登山現象亦發蓬勃。

1930 年代，日本殖民政府極力宣傳具有山岳之美的臺灣，大量印製各種旅遊手冊和明信片等文宣品；我們從出現在報紙、旅遊指南、名勝介紹、寫真帖、期刊的登山廣告，可以看到登山商品的多樣性，也代表登山的運動產業逐漸受到重視。當然，週遭的設備，包括交通設施的優惠配合、登山道路的修建、山屋的興建、登山設施的齊備、登山挑夫的運用，以登山活動做為納入休閒生活的契機已然成熟。

### 當山區成為軍事戰略要地

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臺灣受到政治時局不安之影響，生產力未復，民眾不能輕易登臨山區，過去登山的榮景已不復見。還好，有一些熱心人士接手日治時期的「臺灣山岳會」，持續推動登山活動。但一般民眾要進入高山，仍然受到管制辦法的限制，尤其是 1949 年發布戒嚴令後，山區一躍成為重要軍事戰略要地，登山動輒被扣上有礙國家安全的帽子。也因此，當時具有國防背景的救國團，自 1953 年辦理玉山登峰大隊和中央山脈探險大隊後，紅極一時；其所舉辦的登山活動，廣受青年憧憬，不但叫好，而且叫座，每一種都象徵「時髦」，在早期山禁的年代裡，尤以參加登山隊為榮。許多人生平首次接觸高山，就是參加救國團的活動，它可說是青年學子登山的重要啟蒙。

爾後，為使嚮往攀登高峰的岳友有個追尋的目標，遂鼓勵民眾攀登「五岳」和「百岳」，沒想到，後者卻轉成岳界蓬勃的登高山動力，一時之間，臺灣壯麗的山水，瀰漫著瘋狂的百岳風潮。登山者常用「征服」、「攻頂」、「摘下」等字眼，形容攀登百岳的成功，大家比誰的百岳多。「攻山頭」在岳界的影響力，超出人們的想像，逐漸成為當時臺灣特有的登山文化。

### 從「國家主義」作崇轉向印證「生命勇氣」

值得注意的是，臺灣岳界在 1980 年代的登山熱潮——國內兩大登山團體決定向喜馬拉雅山脈進軍，各種攀岩訓練計畫紛出，藉以向海外巨峰挑戰預做準備。除了多次邀請日本、韓國登山專家前來指導攀岩、冰雪攀技術，也前往國外參觀，亟欲突破現狀，朝向技術性登山發展。1993 年，經過十餘支山隊前仆後繼遠征國外名峰的努力

與挑戰，以及山友攀登高度不斷往上升的競爭中，臺灣山友終於踏上珠峰頂端。當年 5 月，吳錦雄成為第一位登上珠峰的臺灣人，後續也有登山者登頂珠峰。不過，登上世界巔峰雖然仍是許多登山者最終極的夢想，但卻不再是「國家主義」作崇，而是對生命勇氣的印證。

來到 1990 年代的臺灣，各級學校因著社會掀起教育改革的聲浪，戶外教育的需求浮上檯面，再加上一些開拓者撒下「探險教育」的種子，臺灣山岳環境是向自然學習的最佳場所之概念已然浮現，尤其是原住民的山林智慧，在這幾十年來亦受到矚目。學校積極透過登山舉辦成年禮、尋根活動、冒險教育、戶外領導、團體動力，甚至是另類的畢業禮，讓上山不再只是增添登頂紀錄，更添加了教育的意涵。至於企業界，引進在美國風行已久的「體驗式學習」（Experience Learning），也掀起一股登山熱，讓員工走入山林，期望在大自然的體驗中，拉近員工的距離，挑戰團隊的默契與向心力，以迎戰激烈的市場競爭。

### 向山致敬

2019 年 10 月 21 日，行政院長蘇貞昌宣布政府山林政策除國安及生態保育區外，以全面開放為原則，並依此擬定「開放」、「透明」、「服務」、「教育」和「責任」等五大政策主軸，開放全台 81 處林道，簡化登山申請流程，並優化登山環境，鼓勵山友落實「自主管理、責任承擔」精神，協調各縣市修正「登山管理自治條例」，鼓勵人民走向山林，享受山林。新冠肺炎肆虐的 2020 年，在維持社交距離、緊密生活被禁止之下，許多人選擇走進山林，「向山致敬」的政策意外成為整體防疫超前部署的一環。

事實上，登山並不容易，但是藉著行進過程的辛苦和繼續堅持的精神，可以鍛鍊鬥志，建立一個相互扶持與鼓勵的團隊，也可以強大自然自信心和意志力。在自我挑戰和挑戰成功後自我肯定的喜悅，是其他活動無法達至的強烈感受，只有站在最高峰，那份與自然合一的感動及對大自然的敬畏，只有身體力行才能心領神會。

---

林玫君

---

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務長，體育學系教授，著作有《典藏臺灣棒球史——嘉農棒球（1928-2005）》、《從探險到休閒——日治時期臺灣登山活動的歷史圖像》及相關文章 30 餘篇。除了專攻羽球等各項運動外，更崇尚自然之道，喜愛登山、騎自行車、旅行等活動。研究興趣為登山史、體育運動史、臺灣休閒史。

---